



## 岁月

## 游四顶山

李开琥

春分节气当日，决定登山，荡涤尘心，以应时序。清晨，我和小俊迎着薄雾，驱车直抵巢湖北岸的四顶山。未及九时，半山腰“鸚鵡观天”处已是人声渐起。奇石前聚集的游客争相打卡，惹得我们兴致盎然。两尊铁锈色奇石，各自兀立，好像刚刚收起了翅膀的鸚鵡，正昂首观天，栩栩如生，故称“鸚鵡观天”。每当阳光照射之时，站在三里外的中庙或是姥山岛向北眺望，只见那鸚鵡石宛如一对情鸟在交颈相偎，喃喃细语。游客从栈道上往下看，它们更像两只巨型鸚鵡，仰起头来，晨观朝霞，夜赏湖月。正如登山口左右两块赫红色大理石上镌刻的“月”“霞”二字，标识牌显示：“月，霞”是一次楹联征集作品中最短的一字联，月对霞，正是四顶山大好美景的注脚。

当我们登上山巅时，山风还带着些料峭，但青岚却已裹着初生草木的清芬。站在荒废的炼丹池旁，想象着当年炼丹炉熊熊烈火时的风姿。遥看东方天际，只有乳白色润染的青亮光带，天空中春雨绵绵，晓雾氤氲，使今天的“四顶朝霞”彻底爽约。传说东汉魏伯阳为了升仙得道，曾在此铸造了四鼎丹炉，用于炼制长生不老之药。因而，此山也叫四鼎山。魏伯阳得道飞天之后，用于炼制仙药的丹砂与仙粉散落于四顶山丛林之中。明媚的阳光，照耀在四顶山林间，丹砂与仙粉折射着万道霞光，尽染山林，大放异彩。即为“四顶朝霞”。四顶山景色之美，以此“霞”为最。四顶朝霞先后被列为“庐阳八景”与“巢湖八景”之一。清代《庐州府志》《合肥县志》《巢湖志》均有记载。

看不到朝霞，与小俊在林子里漫步。以望湖亭为原点，把外套和行囊放在亭内的靠椅上，从亭北平坦的林地为起点，向林子深处探索。所谓深处，也就是向北、再向北，因为亭子的东、南、西三面临水。正如唐人罗隐诗云“一山分四顶，三面瞰巢湖”，描写得真是精妙。更玄妙的是，此山不仅三面

环水，还有四顶，从望湖亭开始，向北依次排列。山中皆乔木，大多数是麻栎树。我们老家叫橡栗树，它的果实制成橡栗粉，夏天做成凉粉凉皮，是盛夏解暑上品。

四个山头“寻”完回来，我想搭个帐篷，说想在山上看过巢湖月色再回。小俊笑我傻，二月初二晚上，哪有月亮出来给你看！我一拍脑门，真是想得美。不过在四顶山看巢湖夜月，自古有之。清人朱弦《巢湖夜月》记载：“万顷平湖一鉴开，夜深蟾影上天来。水晶宫里人如玉，坐看冰轮碾碧苔。”诗人笔下，万顷辽阔的巢湖，平静得像一面明镜缓缓展开。夜深人静，明月的清辉，自天际缓缓洒落人间。水中的世界澄澈如水晶宫殿，月下之人清雅似玉。赏月之人，静静坐着，看那冰洁圆月之轮，缓缓碾过碧绿如苔的湖面。这静谧的夜晚，这诗情画意，这“巢湖夜月”乃巢湖八景之二也。这就是一字联中的那个“月”字所承载的亦仙亦幻之美。倘若月圆之夜，于巢湖岸边，四顶山上，举杯邀月，那一定是风雅之至。

傍晚，岚雾渐渐散去，四顶山像脱去了白色纱袍一样，更加清秀俊朗起来。巢湖如一面碎镜，漾着新绿的波光；庐州城郭在远处若隐若现。春风拂过，带着巢湖春波的温润，漫过丹灶遗迹，也拂过我衣襟。我坐于望湖亭的美人靠木椅上，眼前巢湖烟波浩渺，铺展向天际。湖边村庄，错落有致。平镜般的鱼塘与一畦畦油菜花阡陌交织，黄绿相间，织就了春日最鲜活的锦缎。塘埂上，老牛慢悠悠地踱着步，似在细数春光；村道间，汽车如乌龟壳般慢速移动，倒像是“龟兔赛跑”故事中睡醒了的乌龟。犬吠声、公鸡打鸣声、老鹅沙哑的“呀呀呱呱”声，顺着山风漫上山巅，与林间的鸟鸣一起，落在我的耳畔。

不必闭目，只需静心。这鸡鸣犬吠、牛步车尘的慢生活，美景与烟火在此交融，便是城中人寻而不得的山野闲趣。

## 艺苑流年

徐小航

初到这里时，秋日的阳光洒在徽派建筑的白墙黛瓦上，蜀山脚下的风，裹着湿润，吹过学校的窗棂，将四年时光酿成一坛名为“青春”的醇酒。于我，新闻专业的学习，是笔尖与现实的交锋，是真相与梦想的碰撞，那些散落在采访本、编辑室和深夜稿纸间的趣事，如香料般被岁月窖藏。如今轻轻启封，便有缕缕暗香浮动——那是油墨的涩、纸页的旧、咖啡的苦，交织着年少莽撞的笑声，在流年的深处，悄然弥漫。

新闻专业的课堂，总是充满实战色彩，但有时也闹出笑话。记得大一时，我们上“突发事件报道”实践课。老师模拟了一场“校园火灾”，要求我们分组现场直播。我和室友搭档，她当记者，我扛摄像机。结果一紧张，把“火势蔓延”说成了“火势蔓延到了食堂的包子铺”，引得全班哄堂大笑。更逗的是，我手忙脚乱中，镜头对准了窗外——一只悠闲的流浪猫正舔着爪子，仿佛在嘲笑我们的慌乱。老师憋着笑点评：“新闻人要会临场应变，但别让猫抢了镜头！”这件事成了班级经典梗，每次聚会都有人模仿室友的“包子铺宣言”。

大二那年的校运会报到，我和室友小美分到一组。她主张开门见山：“百米飞人大战，张三破校纪录！”我却坚持诗意渲染：“起跑的枪声撕裂秋阳，少年如箭，射向终点的荣光……”争论从午后持续到深夜，纸页的霉香混着外卖盒饭的油腻，在狭小的空间里发酵。小美拍桌：“新闻要客观！你这像散文！”我反驳：“情感是真相的血肉！”僵持不下时，窗外的桂花香忽然涌入——小剧场旁的桂树正值盛放，甜腻的气息瞬间冲淡了火药味。我们相视一笑，折中成：“枪响刹那，张三如离弦之箭，以10秒21刷新校史。”稿子见报后，油墨香中飘着桂花甜。

老张指着导语调侃：“你这‘箭’字，算不算虚构？”我回敬：“总比你的干巴巴强！”纸页的旧香从此沾染了辩论的激情，那霉味不再是尘埃，而是思想碰撞的火星。它提醒我，新闻的战场不在远方，就在字斟句酌的方寸间，而青春的热血，让每场争执都酿成了回甘。

大三暑假，我们策划了一篇关于夜市摊贩生存现状的暗访。我和同学小林扮作食客，钻进城东的“美食江湖”。夏夜闷热，油烟裹着孜然香扑面而来。我们边吃烤串边套话，录音笔藏在包里。摊主老李滔滔不绝：“城管一来，咱就得‘打游击’！”正说着，小林突然呛住——辣椒籽卡了喉咙，咳得惊天动地。老李狐疑：“你们不像学生，倒像记者？”情急之下，我抓起醋瓶猛灌一口，酸气冲得眼泪直流：“叔，我们是美食博主，拍视频呢！”老李哈哈一笑，递来纸巾：“早说嘛！来，教你们调秘制酱……”暗访稿最终登载校刊，标题为《夜市灯火照见人生百味》。返校路上，烟火气渐远，小林嘟囔：“那口醋，酸得我舌头麻了三天！”我却嗅着衣襟残留的油烟香，想起老李眼角的皱纹。这烟火香，从此与那晚的惊险、醋的酸涩、谎言的忐忑交融，发酵成一种复杂的“真相之味”。

它告诉我，新闻的根扎在人间烟火里，而青春的趣事，常在冒险的边界绽放。毕业季的栀子花香，清冽中带一丝苦，如约而至。这哪里是寻常的香料？分明是四年新闻路的精魂所萃。油墨的涩，教会我笔下的严谨；纸页的旧，沉淀了思想的重量；烟火的杂，铭刻了人间的温度。如今案头常置那包辣椒粉，偶尔拈起一撮，任辛香弥漫。刹那，蜀山的风、教室的钟、同窗的争辩、初稿的涂鸦……所有褪色的画面在气息中复活。

## 乡情

## 我在新河见星河

林瑞

夜色里的合肥，是我在中国科大春观的夜樱，白雪无香，比花香更浓的是书卷与墨香；是宁国路墨街夏夜的烟火，人声鼎沸里浸润着最暖的人情；是芜湖路秋深的梧桐落影，清风阁旁悬着一轮醉月；是冬雪初霁时开福寺门前的那行脚印，红墙映雪，一夜到庐州。在肥十六载，我早已融入这座古朴又鲜活的城，可霓虹再盛，终抵不过故园的星光，非肥不美，思念依然，原乡故土，血脉根魂。

魂牵皖水思无为，百里碧波接翠微。八百里皖江蜿蜒东去，北岸的无为有水乡的温婉，也有潮平两岸阔的豁达。记忆里的新河，空气里总飘着稻草与水草交织的清润，那是土地最本真的味道。田间地头，祖辈父辈躬身割稻、犁田插秧；打谷场上，木槌起落，稻粒纷飞。双抢时节最是辛苦，天未亮便下田，肩膀磨得红肿，腿脚泡得发白起皱，几日来，腿上的汗毛都被汗水浸蚀得干干净净。而我和小伙伴们，是田埂上最欢腾的影，追跑嬉戏，扔泥巴，递工具、搬稻草、送茶饭，那股热闹劲儿，比三伏天还烈。

稻浪蛙声追萤火，星垂野阔忆童嬉。新河的夜，是一块温软的墨，天上的星密得像打翻的碎钻，顺着天际线淌成了河，垂在江面上，垂在乡野间。夜风轻漾，裹着江潮的湿意。萤火虫提着细碎的灯笼，在草尖翩跹，一点两点，与天上星遥相辉映。我总固执地以为，萤火是坠落人间的星星，星星是悬于天际的萤火，本是天上星，下凡照夜清。

星河之下，藏着少年最肆意的欢腾。“阿四，晚上去你家瓜田看瓜棚？”“你们还是别去了，野猪都没你们霍霍的西瓜多。”“阿瑞，昨晚吃了西红柿，今晚搞点啥？”“阿勇，三婶家葡萄是不是熟了？”“熟了，又大又紫，挂着白霜，看着就流口水！”月光漏下清辉，漫天星光洒在河沟里，照亮田埂上歪歪扭扭的小脚印，几个伙伴摸到墙根，七手八脚将我托上墙头，忽地一声狗叫，众小儿如炸锅般作鸟兽散，独把我丢在墙头。星河在天，葡萄在架，我心一横，伸手摘得一串，入口才知酸得让人皱眉。黑狗乱窜狂叫，犬吠破小镇宁静，我们这几个“天星星”的名号，又响出了新高度。

没过几日，屁股上的符箓印还未消，我们又缠着表哥阿宏、阿兵带我们晚上去搞鱼。夜阑人静，钢叉在手，鲜有失手。我们几个跟在身后，“有鱼！”堂哥阿兵惊呼。“嘘，别作声！”阿兵低声呵斥。沉稳的阿宏攥着木柄鱼叉，眼睛亮得像萤火，手腕猛地一翻，行云流水。“中了！”欢呼声惊飞了岸边的蛤蟆，阿宏从石桥上跃起，一个猛子扎进水里，再露头时，鱼叉上挂着条鲢子，银鳞在星光里闪光。叉子一挑，鱼甩上岸，我们蜂拥而上，笑声震彻夜空。石桥上，少年围坐，菱角的清甜混着烤鱼的焦香，满世界温柔的光照在肩上，肩上是风，风上是闪烁的群星。

曾年少无忧，不觉星河远。我最快乐的少年时代，就在新河的野趣里奔放。后来回乡，总要去儿时的田埂走走，在石桥上静坐。不见当年满天星河，不见萤火虫飞舞，不见儿时玩伴。后来才懂，故地重游犹如刻舟求剑。再后来，求学、工作，离家、离乡。尤其近年经历病痛，阴雨暗沉，举书无力。尝尽苦头时，支撑着我的是童年沐浴过的那片星河，原来心里藏着少年时的浪漫，便不会向生活低头。天地洪荒，宇宙浩瀚，人不过是尘埃中的尘埃。历史的长河，有人生如皓月，有人如水之江汉，更多的人却都在与命运抗争，在自己的认知与回忆中哀愁，好似萤火，庸常之中，却愿微芒不朽。

人过不惑难不惑，诗山水见辽阔。往后余生，不必急行，盯着脚下的路，一步一步，心里才生得出绵延。给时间时间，让过去过去，从开始开始，自省、自知、自胜。星河入怀，便不惧长夜；浪漫入骨，便不畏风霜。

## 随笔